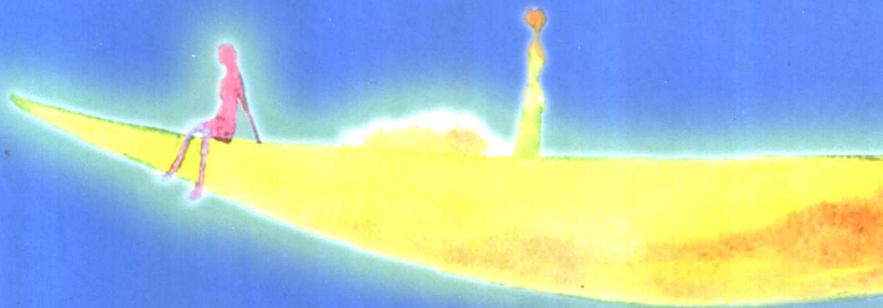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日〕 江国香织 著
彭 懿 周龙梅 译

日本女作家心灵力作
热销东瀛 2500000 册

神之船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神之船

「日」
江国香织
著



SHEN ZHI CHUAN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:20-2003-066

Text copyright © 1999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9 under the title "KAMI-SAMA NO BOAT"

by Shinchosha Company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&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4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安排取得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之船/(日)江国香织著;彭懿,周龙梅译. —南宁:接力出版社,2004. 4
ISBN 7-80679-429-8

I. 神… II. ①江…②彭…③周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6004 号

插图:唐蜜儿 装帧设计:郭树坤 卢强

责任编辑:钱俊 责任校对:蒋强富

责任监印:梁任岭 版权联络:韦鸿学

出版人:李元君

出版发行:接力出版社

社址: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530022

电话: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 nn. gx. cn

经销: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

印制:北京中铁建印刷厂
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:9, 字数:140千字

版次:2004年4月第1版 印次:200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 001—10 000册

定价:1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文简体版未经接力出版社许可,不得转载。

质量服务承诺: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本社更换。



江国香织是日本当代超级畅销书作家。她以女性特有的纤细感受、敏锐的观察力和清新的文字，道出女性对情爱的渴望以及各种矛盾、挫折、激情，展现属于女性的细腻氛围。她的作品清淡、宁静，深受女性读者喜爱。

江国香织的女性小说多以拥有强烈独立意识的都市女性为主人公，偏爱对日常饮食、时装详加描述是她作品的特征之一。在小说中，她喜欢截取生活中某个片段巧加再现，描写简洁精当。善于运用台词暗示背后的故事，使得叙述富于纵深感和层次感。展示了作者练达的技巧及出众的才华。她的文字直逼人心，正如她的人一样。在当今电脑普及的时代，她宁愿舍电脑而用铅笔，文字颜色淡得可能无法辨认，这一方式令无数女性读者为之心醉。

2004年1月，江国香织荣获日本文坛最负盛名的直木奖。

在爱情里，相爱的人们总想彼此拥有，长相厮守。

可是叶子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甘愿用一生来作赌注，她带着女儿浪迹天涯十六年，为的就是确定曾经的男人“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我都能找到你”的誓言。

于是，叶子带着女儿乘上了这艘只有她们两人的神之船，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漂泊……

本书曾入围山本周五郎奖。

江国香织作品

《神之船》

《我的小鸟儿》

《芳香日日》

《与幸福的约定》

责任编辑 钱 俊

装帧设计 郭树坤 卢 强

插 图 唐蜜儿

目 录

1997 · 高萩	1
初雪	21
星期天	43
桃井先生	61
1999 · 佐仓	79
暑假	99
姥姥池	115
刻骨铭心的爱	131
秋风	147
2001 · 逗子	165
短发	183
Spring has come	199



国道	217
苹果兔子	233
2004 · 东京	249
后记	285

1997 · 高萩

据说我发生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地中海的某个岛屿的度假别墅里。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两人在游泳池边看书。妈妈看的是厚厚的推理小说，爸爸看的是短篇集。妈妈说，爸爸每读完一篇就要跟她唠叨一番，让人心烦。

当时，妈妈喝了一杯名叫“西西里之吻”的鸡尾酒。调制鸡尾酒是爸爸的专长，据说爸爸调制的“西西里之吻”，“甜得能让人晕倒在地，但却又有一种让人喝了上瘾的味道”。玻璃杯里的液体黏黏的，像一种琥珀的颜色，说是“作为午后的一种户外饮料，没有比那更幸福的了”。冰块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发出晶莹的光芒。就这样一边看书，爸爸一边一次又一次地用嘴唇吻妈妈的脖子。妈妈说，爸爸的嘴唇热得都快让她那里融



神之船

化了似的。还说，他的嘴唇总是这么热。

宁静，除了他们一个人也没有，天晴得无边无际，没有一点让人担心的事。

当爸爸又在妈妈的脖子上长长地吻了一口时，妈妈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把书丢在了一边。妈妈抱着爸爸的头，爸爸搂住妈妈的腰，两人的腿紧紧地缠在了一起。他们相互搂抱着站了起来，身子贴得紧紧地进到屋里，躺在床上。

每当说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妈妈都会说：那时第三杯“西西里之吻”才喝了一半。

妈妈整天信口开河，但惟有这话我相信是真的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那晴朗的午后的游泳池边的风景，我好像还记得似的。还记得进到屋里时的那股凉凉的空气，记得床顶上的窗子是开着的。

*

这里海滩的沙子是白的。夏天可能相对会热闹一点，但现在这个季节，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没有人。本来

小镇里就没有什么人，而且互相又不熟悉。我蹲了下来，用一只手抓起一把沙子。沙子里掺杂着好些像盐一样透明的颗粒。我扔掉沙子，又站了起来，向前走去。来到这个小镇已经两个月了，可天天都是阴天。

昨天，是草子的学校的家长面谈。班主任是个女的，她说草子很优秀。

——是个聪明的孩子呀。

谢谢，我说。窗子上挂着乳白色的窗帘，前面是一排柜子。教室里空空荡荡的，大白天却开着白晃晃的日光灯，我和老师在教室的正中，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着，让人感到有点滑稽。

——我想可能是因为转学过来没多久的缘故。

涂着浅珊瑚红色口红的女老师微笑着说。

——但有一点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的倾向。

——笼子里？

我奇怪地反问了一句。她又不是小鸟。

老师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

神之船

——是的。不过您不必过于担心。只不过还没有解除紧张的心理罢了。

我点点头。

——可以抽烟吗？

——不行，这里不能抽。

教师显出为难的神色。

——啊，对不起。

没有解除紧张心理？我望着黑板思忖着。也难怪，连我都一直很紧张。

黑板上写着：

11月19日，星期三，值日生：竹井、

角田。

我哗啦哗啦地甩动着栗子色的喇叭裙，大步走在海边。风很大。跟草子借的CD随身听像是一个小塑料玩具，但却能听。耳机里传来洛·史都华嘶哑的歌声。十一月的大海，午后两点的海浪的味道。洛·史都华是我

的守护神。我一边听着从耳机里传出来的歌声，一边哼着。我拾起脚下的碎木片，朝远处扔去。

公寓里的人，全都有点怪怪的。房东太太戴着一副胭脂红镜框的眼镜，样子看上去一点也不和善。

今天的海浪也很大。我决定住在这个小镇，也可以说就是因为这海浪吧！镇里除了一家相当漂亮的国民宿舍和一家田园俱乐部之外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但这里的大海那汹涌的海浪实在是太美了，还有那白色的浪尖破碎时的样子。

这个镇子的水非常丰富。路上到处都有泉水涌出，发出轻轻的声音。

我喜欢散步。

或许是童年时听了无数遍的童话的影响吧，我会有一种在森林里迷了路，胡乱地兜着圈子的感觉。经常会这样。

或许是散步多少有点接近这种感觉吧，因此我觉得心安。

我爬上了沙滩边上的岩石。褐色的麂皮平底鞋早已



神之船

旧得不成样子了——小脚趾附近都快要磨破了——这双鞋子就如同是我脚的一部分，当踩到岩石凹凸不平的地方时，那种坚硬的感触就会清晰地传遍脚底。海浪的声音，带着咸味儿的海风。

本来决定只散一个小时的步，可是一不小心，一散就是两三个小时。我一贯如此。

——难道你不知道别人会为你担心吗？

桃井先生经常这样批评我。

——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看车流时是怎样的一张脸吗？

我一散步就不知道回去了，来接我的桃井先生皱起了眉头，说。

——那是一张丢了魂、神情恍惚、像是要跳楼自杀的脸啊！

那时我总是站在天桥上。

——跳楼自杀？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

——我怎么知道？

桃井先生是个瘦高个子，夹杂着白发的头已经开始

秃了。

我们肯定是拉着手回家。

表姐的一个好朋友，帮我画了张“教授钢琴”的招牌。整个画面是粉红色的，最下面画着键盘的图案。文字和键盘的图案是深蓝色的。招牌相当别致，我很喜欢。

我的行李不多。钢琴、招牌和装着衣服的手提旅行包，还有一个意大利蒸汽咖啡壶。

意大利蒸汽咖啡壶是桃井先生给我买的。当时市面上只有营业用的大咖啡壶，家庭用的还没有普及。是先生从欧洲的某个地方给我找到的。

与桃井先生分手已经九年了。草子就快到十岁了。

我必须回去了。傍晚我尽可能待在家里，因为草子会回来。在我的记事本里——贴着我和草子一起拍的大头贴——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记着小学一星期的放学时间表。



神之船

星期一 3点10分

星期二 4点半(园艺小组有活动)

星期三 2点10分

星期四 3点10分

星期五 3点10分

星期六 12点10分(隔周)

轮到扫除值日的时候会多少晚一点，但草子基本上会按时回家。

*

我回到家里，妈妈正把脚泡在热水盆里看着书。妈妈的手脚很容易发冷，所以经常这样做。

“你回来了！”

妈妈看着我说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我把我的包——双肩书包和带刺绣的手提袋（手提

袋是住在草加的时候，邻居的老奶奶给我做的。乳白色的底子上，绣着驴和装满了花的手推车）——放了下来，看了一眼妈妈的书。

“看什么书呢？”

妈妈让我看了看封面。

“《钢琴之音》。”

我出声读了一遍书名，问：

“是钢琴的书？”

“不，是小说。”

妈妈的头发剪得很短。据说发型跟一个名叫朱丽叶·玛西娜的女演员一模一样。我的头发过肩五公分，剪得齐齐的。我的头发又细又稀，像妈妈一样，妈妈常常略带遗憾地说，要是像你爸爸就好了。妈妈一面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，一面说，你爸爸的头发又黑又多，还有点自然鬈，一头健康的头发。用妈妈的话说，我的脊梁骨很像爸爸。那是一副直直的、漂亮的脊梁骨。妈妈还说，一摸就知道。

“啊，对了，这个谢谢你。”



神之船

妈妈一边把 CD 随身听还给我，一边说。是我今天早上借给妈妈的。

CD 随身听是阿友、真优美和智代美送给我的临别纪念品。我总是转学，收到礼物的机会也就特别多。我送了她们三个人铅笔，是笔头上带小猫的铅笔。妈妈叫我给朋友们写信，还说，只要是日本国内，无论搬到哪里，信封上只要贴上 80 日元钱的邮票就能收到。可是我不爱写信。给别人寄信就会盼望着别人回信，我很讨厌那种等也等不来的不安的滋味。

现在读的小学，是我的第三所小学。我喜欢学校后院那个一半埋在土里的轮胎。我出生后才六个月，就开始了漂泊。当然，准确地说，出去漂泊的是妈妈，我只是跟着走而已。

“啊，巧克力！”

厨房桌子上的盒子映入我的眼帘。

“是一条先生送的吗？”

是啊，妈妈说着了点头。

“说是去神户出差了。”